

## 元代新出茶名考

Examination of the New Tea Names Arising in the Yuan Dynasty

趙 方任<sup>1</sup>, ウリジバヤル<sup>2</sup>

<sup>1</sup>大妻女子大学国際センター, <sup>2</sup>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経済経営学科

Fangren Zhao<sup>1</sup>, Wulijibayaer<sup>2</sup>

<sup>1</sup> International Center, Otsuma Women's University

12 Sanban-cho, Chiyoda-ku, Tokyo, 102-8357 Japan

<sup>2</sup>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igata Sangyo University

4730 Karuigawa, Kashiwazaki, Niigata Prefecture 945-1393 Japan

キーワード：茶名，元代，茶文化

Key words : New tea name, Yuan dynasties, Tea culture

### 抄録

中国历史上，自唐代茶文化确立以后，各个朝代都有新茶诞生，换个说法就是，各个朝代都有新的茶名出现。

陆羽的《茶经》、《唐国史补》、《宋史》“食货志·茶”、《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史料中都记载有大量的当时的茶名。元代虽然历史比较短暂，但饮茶习俗不辍，亦有新茶名的出现。本文即对部分比较有特色的元代新出茶名进行考察，通过对各茶名在元诗等史料中使用状况的调查，来管窥元代饮茶文化的状况和特色。

本文主要对“玉磨茶、建汤、兰膏茶、凤髓茶、酥签、炒茶、香茶、枸杞茶、清茶”等元代新出茶名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这些新出茶名在文人创作的元诗、俗文学的元曲和元杂剧、以及营养食疗学的《饮膳正要》等史料中的出现情况，得出元代饮茶文化的几个特色。归纳如下：

特色一：通观上述元代新出茶名，不难发现，这些新出茶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往茶或茶汤中添加了诸如酥、炒米、面、马思哥油（白酥油）、牛奶子、甚至各种香料等其他的饮食物品。此类“添加茶”的发展是元代饮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添加茶文化在元代之前，早就出现了。然而，添加茶更多地得到了社会的认知、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拥有了诸多的自己的茶名，则是元代的事情。因此，元代茶的特色不是“出现了添加茶”，而是“添加茶得到了确实、长足的发展”。

特色二：和唐、宋时代的添加物种类相比，元代添加物的种类有大幅度减少，但“酥、炒米、面、马思哥油、牛奶子”等主要添加物，却都凸显出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

特色三：在元代，文人、庶民、宫廷呈现出不同的饮茶习惯。

本文介绍的各种新出茶，在庶民生活中有一定的普及，是融入生活的茶饮品；而元代的这些新出茶名，其详实记录，很多是出于宫廷御用官员之手，这说明元代宫廷也已经接受了往茶中“添加”乳制品等的品饮方式；另一方面，文人阶层在饮茶方面，总或多或少地受着唐、宋饮茶文化传承的影响，对新兴的、庶民生活味道浓重的、北方少数民族特色浓厚的添加茶尚未完全接受，至少这类茶品饮方式在心理上尚未成为文人们在诗作中吟咏的对象。

特色四：添加茶文化的发展促成了“清饮”概念的诞生。

中国历史上，自唐代茶文化确立以后，各个朝代都有新茶诞生，换个说法就是，各个朝代都有新的茶名出现。

比如唐代，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sup>[1]</sup>茶诗中所吟咏的、荆州玉泉寺附近清溪诸山中出产的“仙人掌茶”，便是唐代茶名之

一. 陆羽《茶经》“八之出”<sup>[2]</sup>中介绍了当时的各地产茶状况, 虽然其内容基本停留在“产地名”的程度上, 但“浙东, 以越州上, 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 大者殊异, 小者与襄州同”中的“仙茗”, 则可确认为茶名无疑. 其实, 我们可以将《茶经》“八之出”中的“产地名”直接认定为茶名, 以产地名茶的现象, 在现在也很普遍, 很多当代名茶, 如“滇红”、“英红”、“福鼎白茶”、“政和白茶”、“普洱茶”等都是采用了这种命名方法.

据《唐国史补》载: “常鲁公使西番, 烹茶帐中. 赞普(赤松德赞, 755~797在位, 又称噶米王)问曰: 此为何物? 鲁公曰: 涤烦疗渴, 所谓茶也. 赞普曰: 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 以指曰: 此寿州者, 此舒州者, 此顾渚者, 此蕲门者, 此昌明者, 此漚湖者”<sup>[3]</sup>.

此史料中的“寿州者、舒州者、顾渚者、蕲门者、昌明者、漚湖者”均系以地名名茶, 而这六种茶, 可以认为是唐代的名茶.

进入宋代, 茶品益增. 据《宋史》“食货志·茶下”载: “东南产茶波及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等十州六十六县, 其中顾渚之紫笋、毗陵之阳羨、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sup>[4]</sup>其中既有唐代茶名的继承, 亦有新茶名的出现.

而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了“研膏、腊面、京铤、石乳、的乳、白乳、龙凤茶、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白茶、三色细芽、银线水芽、御苑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玉除清赏、启沃承恩、雪英、云叶、蜀葵、金钱、玉华、寸金、无比寿芽、万春银叶、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龙、玉叶长春、长寿玉圭、上品拣芽、新收拣芽、太平嘉瑞、兴国岩小龙、兴国岩小凤”<sup>[5]</sup>等大量的茶名, 基本上都是五代十国和宋代的新出茶名.

元代虽然历史比较短暂, 但饮茶习俗不辍, 亦有诸多新茶名的出现. 本文将对部分比较有特色的元代新出茶名进行考察, 通过对各新出茶名在文人创作的元诗、俗文学的元曲和元杂剧、以及营养食疗学专著《饮膳正要》等史料中的使用状况的调查, 来管窥元代饮茶文化的状况和特色.

### 【玉磨茶】

忽思慧的《饮膳正要》<sup>[6]</sup>载: “上等紫笋五十斤, 筛筒净, 苏门炒米五十斤, 筛筒净, 一同拌和匀, 入玉磨内, 磨之成茶.”

由此可知, “玉磨茶”是茶和炒米按等同比例混

合后磨成的末茶.

在《全元诗》之中, 未见到“玉磨茶”的用例. 而直接和“茶磨”“磨茶”相关的茶诗作品共有下面七例.

舒岳祥《闻鸠有作喜为晴兆也是日开霁又喜其占之有验再赋之以贻达善季辩天色难保惟快作诗为应耳》:

雨久成淫昏, 新晴如改过.  
渐向东皋耕, 还思北窗卧.  
昏眼喜天晴, 观书惊字大.  
流泉无掘泥, 轻风不扬堞.  
归途未须忙, 差谷聊避破.  
小园迟能来, 早茶看落磨.<sup>[7]</sup>

方回《淡竹岭农家》:

茅坞石巉岩, 无云亦有岚.  
纸材糙稚竹, 泉笕穴枯杉.  
跣足何曾袜, 赭肩或不衫.  
邻家石茶磨, 妇借自能担.<sup>[8]</sup>

释道惠《龙川茶磨》:

半陂秋水转双轮, 风送新香远袭人.  
制就月团江海去, 万金捆载一家春.<sup>[9]</sup>

虞集《东家四时词(其一)》:

摩挲旧赐碾龙团, 紫磨无声玉井寒.  
鸚鵡不知谁是客, 学人言语近阑干.<sup>[10]</sup>

释清珙《会赵初心提举》:

老来脚力不胜鞋, 竹杖扶行步落花.  
待月伴云眠藓石, 寻梅陪客过邻家.  
粥香瓦钵山田米, 雪泛瓷瓯水磨茶.  
今日为翁时暂出, 此心长只在烟霞.<sup>[11]</sup>

杨维桢《题赵仲穆临黄筌秋山图》:

……

蜀王宫殿牛羊下, 鼓吹却入鸡豚社.  
雪飞水磨旧敲茶, 春酿郫筒荷熟蚕.  
草田麦垄烟光薄, 交鹿呦呦雉角角.  
何处山僧赤脚归, 空林野水日欲落.  
……<sup>[12]</sup>

倪瓒《题安处斋》:

湖上斋居外史家, 淡烟疏柳望中赊.  
安时为善年年乐, 处士谋身事事佳.  
竹叶夜香缸面酒, 菊苗春点磨头茶.  
幽棲不作红尘客, 遮莫寒江卷浪花.<sup>[13]</sup>

其中的“水磨”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将茶磨成茶末的设备, 宋代已经大规模使用, 多用于大规模的国家茶场. 元代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代的榨茶制度, 同时也部分地继承了宋代的水磨茶场.“水磨茶”

以外的其他几首诗,则以虞集的“摩挲旧赐碾龙团,紫磨无声玉井寒”为代表,属于唐、宋时代以碾、磨“磨茶”的传承。

在上述诸诗之中,往茶里面添加其他饮食物品的诗例只有倪瓚的《题安处斋》一首,添加的是菊苗。整体来看,文人创作的这些将茶磨成粉末的茶诗,均与添加“炒米”的“玉磨茶”无关。由此可以认为,“玉磨茶”在元代没有广泛普及,至少在文人之间没有广泛普及。

当然,这和文人重视传统饮茶文化的传承、对于以“炒米”入茶的做法没能完全接受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的最后还将论及。

### 【建汤】

《饮膳正要》载:“建汤:玉磨末茶一匙,入碗内研匀,百沸汤点之。”

“建汤”一词见于唐代苏廙的《十六汤品》:“第七富贵汤: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策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sup>[14]</sup>——称金银器具可以策功建汤之业。“建汤”在这里表示“建立完美茶汤”之意,尚不是茶名。

作为茶名的“建汤”一词在元代茶诗中并没有出现。但在元曲中却有记载。

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王闰香夜月四春园》)第三折:

【紫花儿序】俺这里千军聚首,万国来朝,五马攒营。好茶也,汤浇玉蕊,茶点金橙。茶局子提两个茶瓶,一个要凉蜜水,搭着味转胜,客来要两般茶名。南阁子里啜盏会钱,东阁子里卖煎提瓶。……

(做见科。三婆)我道是谁,原来是司公哥哥、魔眼鬼哥哥。二位哥哥,吃个甚麽茶?

(窦鉴云)你说那茶名来我听。

(正旦云)造两个建汤来。

(裴炎上,作卖狗肉科。云)卖狗肉,卖狗肉,好肥狗肉!自家裴炎的便是。四脚儿狗肉卖了三脚儿,剩下这一脚儿卖不出去,送与茶三婆去。……<sup>[15]</sup>

马致远《秦华山陈抟高卧》第四折:

### 【沉醉东风】

这茶采得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泛一瓯瑞雪香,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吃您卢仝建汤?<sup>[16]</sup>

本文依照《饮膳正要》的记载,将“玉磨”和“建汤”作为两个新出茶名看待。但实际上,“玉磨”是原料茶,用现代茶的视角来说,也可以称为再加

工的制品茶,而“建汤”则是冲泡或调制出来的茶汤的名称,从严格意义上讲,二者是同一东西。再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冲泡之前叫“玉磨”,冲泡好了之后叫“建汤”。同一东西却有两个名称,究其原因,也许和当时民间茶店(茶馆)文化发达,“建汤”是源于茶店、用于茶店的茶名。当然,这只是笔者根据史料记载状况给出的推测,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不过,以“玉磨”为原料调制出来的茶汤,还有其他款式。下面我们来介绍、分析一下“兰膏”茶。

### 【兰膏】

《饮膳正要》载:“兰膏: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

由此可知,“兰膏茶”是茶末、炒米末、面和酥油混合后,以沸水冲泡调匀后饮用的茶。

“兰膏”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容备些。”王逸注云:“兰膏,以兰香炼膏也。”<sup>[17]</sup>可见,最早的“兰膏”指的是以兰香炼成膏后制成的蜡烛。这一用法延续下来,后世不乏其用例。

如毛滂《粉蝶儿·雪遍梅花》:

雪遍梅花,素光都共奇绝。

到窗前、认君时节。

下重帏,香篆冷,兰膏明灭。

梦悠扬,空绕断云残月。

沈郎带宽,同心放开重结。

褪罗衣、楚腰一捻。

正春风,新著摸,花花叶叶。

粉蝶儿,这回共花同活。<sup>[18]</sup>

元代茶诗中“兰膏”的用例很多,“兰膏”的意思也变得复杂起来。下面我们按照“兰膏”的语义进行分类整理、举例如下。

(1)“兰膏”一词延续古代用法、指蜡烛、烛火或灯油。

具体用例如何孟舒《泡灯》:

焰吐兰膏映水精,澄泓不动一泓轻。

天星影落冰壶夜,神水光涵火齐明。

碧晕浮春丹气湿,红云泛煖玉华清。

游鱼不觉三更落,飞入琉璃井底行。<sup>[19]</sup>

再如叶颙《元夕烧灯夜金莲焰熄玉漏声迟兀坐书窗慨然有感》:

三五元宵夜不眠,香风罗绮灿金莲。

兰膏烟尽清辉减,一碗心灯正烛天。<sup>[20]</sup>

(2)“兰膏”作为化妆品,相当于现代的头油,

用于涂抹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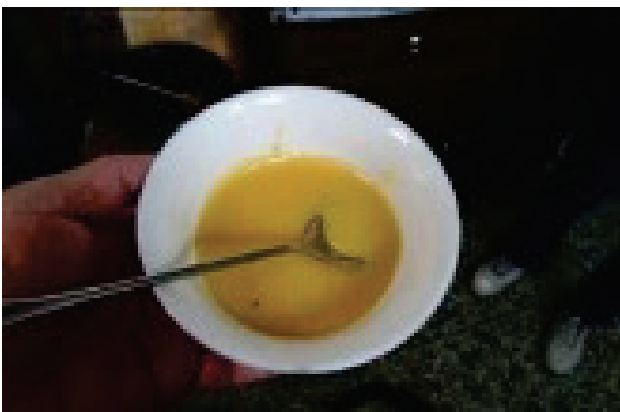
如《香奁八咏·金盆沐发》：

金盆潋滟忽浮脂，鬢发如云试沐时。  
雪坏石苔梳翠线，波明池柳蘸青丝。  
频添沈水心思懒，未尽兰膏手握迟。  
却把罗巾拭余润，爱他红日上花枝。<sup>[21]</sup>

再如黄伯暘《香奁八咏·冰盆沐发》：

井花满注玻璃绿，一片春澌莹如玉。  
晴窗解下十八鬢，三尺青丝漾寒绿。  
兰膏洗尽香腻消，满手绿苔新带潮。  
露蝉翅湿飞不起，花雾晓收红日高。<sup>[22]</sup>

“兰膏头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从上述“兰膏”的几个含义来看，当和“蜡烛”、甚至“可以喝的茶”有相近、甚至共通之处，这样的“头油”，在现代人来说，也许很难想象。其实，在西藏、青海等地区，酥油是既可以作烛火，也可以吃、也可以“入茶”喝的。“兰膏”应该也是如此。笔者在蒙古族地区饮茶习俗的调研中、和蒙古族人的访谈中，尚未发现当代蒙古族人使用“兰膏头油”的现象。但是，在笔者的故乡、中国东北地区，四、五十年前，还流行用“鸡油”抹头的做法。所谓“鸡油”，顾名思义就是鸡的油脂，它是鸡腹内的脂肪，特别的柔软细嫩，据说“鸡油”具有生发、乌发的功效；另外，把鸡油提炼出来，就可以像食用香油一样，拌在菜里或是淋在汤里食用。由此可见，“兰膏”既可以加在茶里面喝，也可以作为头油抹头，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图 1：当代蒙古族人加在茶里面喝的酥油。酥油与鸡油在外观、颜色、富含油脂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2019 年赵方任摄。）

(3) “兰膏”指“兰膏酒”。

许有壬《咏酒兰膏次怨斋韵》：

世以酥入茶为兰膏，怨斋取鸡子黄入酥治酒，形色甚相类，而味则迥绝，又谓之“酒兰膏”云。

空房丑妇尚须求，七椀何如醕一瓯。

混沌黄中云乳乱，鹧鸪斑底蜡香浮。

不教焦氏称欢伯，谁信卢家有莫愁。

从此武夷溪上月，好移光彩照青州。<sup>[23]</sup>

许有壬的这首诗虽然吟咏的是“兰膏酒”，但因使用了茶酒对比的手法，所以也是一首茶诗。尽管三千首左右的元代茶诗之中，涉及“兰膏茶”的作品仅此一例，不过，诗序中“世以酥入茶为兰膏”一句，却给了我们至少下面两条信息：

(一) 用茶来解释酒，证明“兰膏茶”的知名度要比“兰膏酒”高一些，这至少说明，“兰膏茶”在元代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度；

(二) “兰膏茶”的定义，具体而言，就是“兰膏茶中到底添加了哪些饮食物品”似乎还未完全固定。换个说法就是，“到底在茶中添加哪些饮食物品才称之为兰膏茶”，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单从诗序文字表面来看，可以理解为“只要加入了酥，就可以称为兰膏茶”，这和《饮膳正要》中给出的“兰膏茶”定义有些出入。

“以酥入茶”的现象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宋代更成为较普遍的现象<sup>[24]</sup>，所以单纯“添酥”即是“兰膏”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当然，我们不排除诗序只是在叙述上有所省略的可能性，但是否如《饮膳正要》所载、只有“茶、炒米、面、酥”齐备才算“兰膏茶”，还是缺一两样、甚至再多添加其他东西也可以称为“兰膏茶”，还有，“各种添加物的比例如何”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关于“兰膏茶”的元代茶诗仅许有壬的《咏酒兰膏次怨斋韵》一例，但元曲等史料中还可找到其他用例。

如李德载《赠茶肆》：

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

烹煎妙手赛维扬。

非是谎，下马试来尝。<sup>[25]</sup>

如前所述，虽然笔者在元代史料中没有查到“玉磨茶”的用例，但“兰膏茶”是以“玉磨茶”为原料的再添加茶，所以，“兰膏茶”的用例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认为是“玉磨茶”的用例。

另外，关于“兰膏茶”的记载，在元代以后的古籍中亦有散见。

如清代完颜麟庆撰《鸿雪因缘图记·赵廷熙序》中便有“既而白鹿夹车，绿熊凭轼。伊阙龙门，膺屯日屏藩之任；兰膏凤髓，酬当年杯琖之灵。诗编名媛，选撙备采中声；记访丛台，碑式旁参大统。”<sup>[26]</sup>的记载。

序中将“兰膏凤髓”两种茶并举，其实，“凤髓”也是元代新出现的茶名。

### 【凤髓】

“凤髓”茶虽然与前面几个新茶名不同，没有出现在著名的《饮膳正要》之中，但“凤髓”一词却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关于这一点，《辞海》“八珍”词条中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八珍：八种珍贵的食物。(1)《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郑注云：“珍，谓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捣珍、渍、熬、肝膋也。”

(2)陶宗仪《辍耕录》卷九说迤北八珍云：“所谓八珍，则醍醐、麇吭、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玄玉浆即马奶子。”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鸮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sup>[27]</sup>

也就是说，“八珍”是最高等级的八种美味，而历史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八珍”的内容也有变化。稍晚些时候，“凤髓”也位列“八珍”之一。杨銜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里面，记载了著名的茶文化典故“酪奴”·“水厄”的来历，其中，包括“凤髓”在内的“八珍”也有出现，而且是压倒茶饮的代表之物。

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时给事中刘缙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缙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颺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

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义意，答曰，下官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义与举坐之客皆笑焉。<sup>[28]</sup>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史料。

唐代文远记录的《赵州录》“洗钵盂”条：

“复举，僧问赵州：学人乍入丛林，请师方便。州曰：吃粥了也未？”

僧云：吃粥了。

州曰：洗钵盂去。

师曰：者僧问打初方便，赵州与以本分草料。虽然说法不应机，总是非时语。争奈黎羹藿饭，决非尊贵所珍。凤髓龙肝，不是樵夫之食。毕竟如何应时机去？以拂击禅床。今夜参了，寢堂点汤。”<sup>[29]</sup>

这里的“凤髓龙肝”依旧是美味佳肴之意。而且，可以看出“凤髓龙肝”已逐渐成为“美味佳肴”的代名词，频繁出现在各类史料之中。在《全元诗》中关于此类的描述也多次出现，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释梵琦《和世間何事最可嗟》：

贪心不足可伤嗟，凤髓龙肝更吐粗。

历历心珠能返照，茫茫业海此为涯。

弯弓射落青天月，信手拈来铁树花。

多少神通并妙用，尽归无事道人家。<sup>[30]</sup>

释克新《齏羹》：

先生食齏如食肉，一日不食心不足。

淡然中有至味存，凤髓龙肝何足论。

昔者韩公有高识，五年太学朝朝吃。

后来易兰虽复知，酒酣夜半一咀之。

长安少年那解此，羊肉如林酒如水。

酒瓶羊栅须臾坏，先生齏羹长年在。<sup>[31]</sup>

元代，“凤髓”成为茶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述，但上述元代茶诗中的“凤髓”，则依旧继承了“凤髓龙肝”的传统，代表“美味佳肴”之意。然而，在下面这则史料中，“凤髓”的意思已经有所变化。

方世举《兰丛诗话》：

“徐文长有云：「高、岑、王、孟，固布帛菽粟；韩愈、孟郊、卢仝、李贺却是龙肝凤髓，能舍之耶？」此言当王、李盛行之时，真如清夜闻晨钟矣。”<sup>[32]</sup>

此处的“龙肝凤髓”则从“美味佳肴”转为“出类拔萃”之意。

除上述含义之外，“凤髓”一词的语义在历史上，至少还有下面几层意思。

其一，“凤髓”为“香”的名称。

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卷“论香”：

“凤髓香：穆宗藏，真岛出，焚之崇礼。”<sup>[33]</sup>

这则明确记载“凤髓香”的《燕闲清赏笺》，是明代作品，相对比较晚出，其实在更早些的史料中

已经出现了关于“凤髓香”的记载。

侯善渊《七言绝句》（一百五首）（其一）：

凤髓龙膏满国馨，璨然凝结照环晴。  
晴空别有神分彩，一颗金丹耀太清。<sup>[34]</sup>

周巽《蜡梅》：

镜里素娥容貌改，铅华净洗试新妆。  
纤葩微沁蜂须蜜，疏蕊中凝凤髓香。  
冉冉仙姿含淡白，盈盈宫粉带轻黄。  
先迎蜡雪留孤迹，独倚春风压众芳。<sup>[35]</sup>

其二、“凤髓”为“胶”的名称。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广动植之一·羽篇”：

注云：“如汉时所贡续弦胶，即煎凤髓所造，有亦曷足怪乎。”<sup>[36]</sup>

其三、“凤髓”为道家与修行相关的仙丹修炼类物质。

白玉蟾《丹房法语》：

宜识阴阳，要知玄牝。  
龙精满鼎，遣金童下十二重楼；  
凤髓盈壶，令玉女报三千世界。  
此时丹熟，更须慈母惜婴儿；  
不日云飞，方见真人朝上帝。<sup>[37]</sup>

刘克庄《再和宿囊山三首》（其一）：

未能葱岭从初祖，也不蓬莱访洞宾。  
煎凤髓须还此老，执牛耳更属何人？  
笈储丹药隄防病，案设图书粉饰贫。  
老觉为僧差省事，韩公何必强冠巾？<sup>[38]</sup>

侯善渊《五言全篇》（十九首）（其一）：

劈碎昆仑顶，真元入杳冥。  
一炉丹凤髓，两鼎赤龙精。  
五岳祥云起，三峰瑞气生。  
放开天眼照，宇宙廓然明。<sup>[39]</sup>

然而，“凤髓”或多或少地和茶结缘则是在宋代，而真正成为茶名则是在元代。

我们先来看看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

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免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sup>[40]</sup>

这是吟咏建溪北苑贡茶的词。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圣朝（北宋）开宝末，下南唐。太平

兴国初，特制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sup>[41]</sup>。因此，北苑贡茶茶名中，如“大龙、大风、小龙、小凤、龙园胜雪、龙苑报春、龙凤英华”这类以“龙、凤”命名的不在少数。而“龙团凤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北苑贡茶的代名词。苏轼这首词中的“龙团”说法即源于此，泛指北苑贡茶，“老”字则描写出那种傲视群雄、不可一世的气势。然而，“真凤髓”则不是“真正的凤饼”之意啦。“凤髓”和“凤饼”毕竟是两个词汇。当然，将此处“凤髓”理解为“凤饼的精髓”，似乎也说得通，但是那样的话，诗中变成了“龙团”与“凤髓”并举，则与“龙团凤饼”这类茶界的通常说法相悖，非常不自然。

因此，此处的“凤髓”还是沿用“龙肝凤髓”的用法，极言“龙团”茶得自然之造化，贵重如凤髓，表示“极品味美”，“凤髓”在这里更接近于形容词的用法。

类似的用法在宋代茶诗中还有一例。

释咸杰《径山茶汤会首求颂二首》（其一）

径山大施门开，长者悭贪俱破。

烹煎凤髓龙团，供养千个万个。

若作佛法商量，知我一状领过。<sup>[42]</sup>

此处的“凤髓”依旧做“极品味美”解，其形容词的特性更为明显。

进入元代，“凤髓”才真正成为茶名。下面这首杨允孚的茶诗，在其诗后的自注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证明。

杨允孚在《滦京杂咏》（其一）诗中吟咏汇聚滦京（元上都）的各地特产时写道：

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

南土至奇誇凤髓，北陲异品是黄羊。

并在自注中给出了明确的说明：“黑龙江，即哈八都鱼也。凤髓，茶名。黄羊，北方所产，御膳用。”<sup>[43]</sup>

从这一自注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凤髓”已成为茶名，还可以知道，“凤髓茶”产于南方，作为南方的特产珍品，在北方受到青睐。

在茶文化世界里，现在蒙古族喜爱的砖茶大都产于湖南湖北，东北人喜爱的花茶产于福建广东等南方茶区，藏族喜爱的藏茶产于四川雅安等地，也就是说，自古即今，历史上所说的边销茶，基本上都和“凤髓茶”一样，具有产于南方、销往北方（或西部边区）这一特色。茶是南方作物，中国的茶区集中在南方地区，而北方和西部地区虽然不产茶，但因为地理、气候等原因，缺乏蔬菜，往往靠茶来

摄取维生素，对茶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出现“南茶大量北销或边销”的现象，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

当然，将当年销往元朝上都的茶称为“边销茶”，这是否合适，尚有待探讨，因为毕竟元朝情况特殊，“上都”堪称政治中心，并非偏僻的边疆。整体上来说，上都或许不及大都重要，但毕竟还是政治的中心。

不过，仅就茶的传播（销售、流通）而言，亦可称之为“边销茶”——因为单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毕竟是从中原销往北部边疆的（至少在传统的中原汉族的视角上看是这样的）。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边销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饮文化、并拥有独自的茶名。“酥油茶、蒙古奶茶、八宝茶”、“藏茶、青砖茶、茯砖茶”等等，便都是最好的例证。

综观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一诗，不排除“风髓”是“边销（北方）茶”的特有茶名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暂时尚缺乏更详实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元代茶诗中还有一首关于“风髓（茶）”的作品。

《咏雪三十韵》（省兰曰：如此随手填砌，杂乱无章，不可为训。）：

……

出塞共愁貂帽重，趋朝争美鹤袍鲜。  
未春上苑先飞絮，不夜边城正折绵。  
阴窖孤忠苏武节，空齐独冷广文氈。  
羊羔已属将军饮，风髓还归学士煎。  
僵卧洛阳晨闭户，清狂剡曲夜回船。  
软裘快马增朝陌，破屋孤铛压暝烟。  
狂走平原丞相犬，饥鸣废垒伏波鸢。  
梁园作赋频呵笔，灞岸寻诗懒著鞭。  
入地岂应蝗灭迹，聚沙那辩鹭联拳。  
谪潮未免衔冤去，破蔡终期奏凯还。

……[44]

诗中“羊羔已属将军饮，风髓还归学士煎。”一句，用的是“党进羊羔酒、陶谷雪水茶”[45]的典故。这一典故颇为元代茶人重视，频繁出现在元代茶诗之中，这大约与好酒的蒙古族以北方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扩大了饮酒之风有关，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外撰文予以详述。关于这首《咏雪三十韵》，仅从“雪”、“出塞”等字眼，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北方特色，所以，此诗中的“风髓（茶）”依旧是与“北方”息息相关的。其实，严密地讲，此诗中的“风髓”并非特指元代新出现的茶之品名“风髓茶”，而是继

承了“龙肝凤髓”这条线，由“美味佳肴”发展为泛指“味美好茶”之意。

元诗中还有一首关于“风髓”的茶诗。

吴皋《茗篇》：

琼树吐芳鲜，敷荣丽阳景。  
金芽灵液滋，玉蕾消丹颖。  
孰掇阆苑蕊，飞度碧云岭。  
绿尘扬玉臼，风髓团金饼。  
瑶瓠凝绀雪，沸溢神丹鼎。  
甘逾仙掌露，啜以发清醒。  
轻飙洒毛发，振袂蓬萊顶。  
羽轮须我驾，忽纵云螭骋。  
君子炼忠赤，恳款摅诚敬。  
明水醮仙官，应宜受天庆。 [46]

从“绿尘扬玉臼，风髓团金饼。”一句来看，“风髓”与“绿尘”对举，当非茶名，而是和苏轼《水调歌头》中的“风髓”相似，指茶的菁华、精髓。

还有一首关于“风髓”的元诗，因为诗歌体裁的限制及记述暧昧性的影响，在解读上出现歧义，很难下判断。我们先来看看该诗原文。

顾瑛《寄玉山》：

怪底虎头称小字，分明金粟是前身。  
玉山雨暖苍龙卧，珠浦沙晴白鸟驯。  
老眼虬宫文字过，小斋螭舫画图新。  
维舟古寺秋风晚，风髓分香及野人。 [47]

从诗的最后一句“维舟古寺秋风晚，风髓分香及野人。”来看，“风髓”指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寺院分茶及客”的记载在古籍中很常见，而且“茶香”也是“香”。但同时，寺院焚香待客的做法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此处的“风髓”既有可能指茶，也有可能指“风髓香”，尚无法完全确定，暂时存疑。但和《咏雪三十韵》中“羊羔已属将军饮，风髓还归学士煎。”一样，泛指“味美好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杨允孚《滦京杂咏》中的“风髓”茶当是该茶“茶名”在元诗中的首次出现。

杨允孚，字和吉，号西云。吉水（今属江西）人。元顺帝时，由江南前往大都，以元宫廷尚食供奉之官，随每年避暑的元皇室前往滦河岸边的上京。元顺帝名“妥懽帖睦尔”，清代以后又作“托欢特穆尔”，是元朝第十一代皇帝，1333 继位，1368 年被赶出大都，失去帝位，成为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说，杨允孚前往上都、入仕宫廷，并接触到“风髓茶”这段经历，是在元朝末期。而杨允

孚在自己的诗作中，要特意加上注解加以说明：“凤髓、茶名”，这至少可以说明下面两点。

(一) 凤髓茶出现在元代，但直到元末，尚未广为人知。因为如果是家喻户晓的茶的话，就不需要另外加说明了。

(二) 杨允孚当是到北方后才知道了“凤髓茶”的。因为如果杨允孚在南方已经知道了“凤髓”茶的话，也就没必要再加注说明了。

另外，杨允孚的家乡就是产茶区，而他在产茶区的家乡并不知道“凤髓”这个茶名，这似乎又从侧面印证了“凤髓”茶属“边销茶”、“凤髓”这一茶名当是北方饮茶习俗给出的命名。

明代高巍在《白发解嘲》中写道：

“予之生也，异于常人。初受气于西王母，继征梦于太白星，五老抱送，白帝临庭，生于月夜，长在琼林，饥餐玉雪，渴饮琼浆，吃凤髓之茶，饮马乳之酒，食雪梨，吞露枣，稟气既洁，内外交养，是以冰肌玉骨，雪鬓霜髯，唾如珠玑，气若白虹，清介操己，白眼看人，形容皎皎，鬓发星星。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孔子所谓‘不曰白乎’者也。”<sup>[48]</sup>

其中不仅提到了“凤髓之茶”，而且关于“凤髓之茶”还有如下注解：

——凤髓之茶：茶名。元杨允孚《滦京杂咏》之四七（《滦京杂咏》为组诗，四七指第四十七首）有：“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凤髓，北陲异品是黄羊。”自注：“凤髓，茶名。”——很显然，在明代人眼里，杨允孚《滦京杂咏》的记载是“凤髓茶”的早出文献。

元代茶诗以外，元曲等民间俗文学史料中，也有关于“凤髓茶”的记载。我们试举几例如下。

刘庭信的《水仙子》相思：

虾须帘控紫铜钩，凤髓茶闲碧玉瓯，  
龙涎香冷泥金兽。绕雕栏倚画楼，  
怕春归绿惨红愁。雾濛濛丁香枝上，  
云淡淡桃花洞口，雨丝丝梅子墙头。<sup>[49]</sup>

张可久的《春晚有感》：

燕莺春歌舞排场。几点吴霜。  
压定疏狂。曲补霓裳。  
茶分凤髓。墨染龙香。  
千钟酒百年醉乡。十分愁三月韶光。  
系马仙庄。寄语云娘。老却崔郎。<sup>[50]</sup>

吴西逸的《殿前欢》：

懒云凹。按行松菊讯桑麻。  
声名不在渊明下。冷淡生涯。

味偏长凤髓茶。梦已随胡蝶化。

身不入麒麟画。

莺花厌我。我厌莺花。<sup>[51]</sup>

李德载《赠茶肆》：

龙须喷雪浮瓯面。凤髓和云泛盏弦。

劝君休惜杖头钱。

学玉川。平地便升仙。”<sup>[52]</sup>

张鸣善的《遇美》：

雨才收。花初谢。

茶温凤髓。香冷鸡舌。

半帘杨柳风。一枕梨花月。

几度凝眸登台榭。望长安不见些些。

知他是醒也醉也。贫也富也。有也无也。<sup>[53]</sup>

汤舜民的《春日闺思》：

一帘飞絮滚风团。启朱扉眼花撩乱。

腕消金钏松。腰瘦翠裙宽。

独步盘桓。幽窗下画栏畔。

〔驻马听〕妆点幽欢。凤髓茶温白玉碗。

安排佳玩。龙涎香袅紫金盘。

琼花露点滴水晶丸。荔枝浆荡漾玻璃罐。

日光酣。天气暖。牡丹风吹不到芙蓉幔。<sup>[54]</sup>

汤舜民的《客窗值雪》：

〔逍遥乐〕客窗深闭。止不过香炷龙涎。

茶烹凤髓。纸帐低垂。

早难道翠倚红偎。冷暖年来只自知。

捱不徹凄凉滋味。鸳鸯无梦。

鸿雁无音。灵鹊无依。<sup>[55]</sup>

汤舜民《自述》：

龙涎香喷紫铜炉。凤髓茶温白玉壶。

羊羔酒泛金杯缘。暖溶溶锦绣窟。

也不问探花风雪何如。一步一个走轮飞鞞。

一日一个繁弦脆竹。一夜一个膩玉娇酥。<sup>[56]</sup>

吴镇的《四友图跋》：

“古泉老师每以纸索作墨戏，勉而为之。一日出此卷，嘱之欲补于后，以供清玩，遂作一补之。古泉呼童汲幽澜泉，瀹凤髓茶，延之于明碧轩，焚香独坐终日，略无半点尘俗涓人。聊书此，以识岁月也。至正五年冬十月四日，梅花道人书。”<sup>[57]</sup>

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第一折〔混江龙〕

平山堂，观音阁，闲花野草；

九曲池，小金山，浴鹭眠鸥；

马市街，米市街，如龙马聚；

天宁寺，咸宁寺，似蚁人稠。

茶房内，泛松风。香酥凤髓；



酒楼上。歌桂月。檀板莺喉；  
接前厅，通后阁，马蹄阶砌；  
近雕阑，穿玉户，龟背球楼。<sup>[58]</sup>

贾仲明的《萧淑兰情寄菩萨蛮》：  
第四折〔水仙子〕

酒斟着鹦鹉杯。光映着玛瑙盘。  
茶烹着丹凤髓。香浮着碧玉碗。  
开银屏金孔雀缘嫩红娇。  
隐锦褥绣芙蓉枝繁叶乱。  
嵌玲珑香毳挂金缕，  
团梅红罗蛟鮓帐舞凤飞鸾。  
是、是、是，东邻女曾窥宋玉垣，  
喜、喜、喜，果相逢翡翠银花幔，  
早、早、早，同心带扣双挽结交欢。<sup>[59]</sup>

王晔的《小令》：

〔折桂令〕问冯魁

冯魁嗔你自寻思：这样娇姿。  
效了琴瑟，不用红娘；则留红定，便系红丝。  
量你呵有甚风流浪子，  
怎消得多情俊俏孩儿？  
供吐实词，说了缘由，辨个妍媸。

〔水仙子〕答

黄金铸就劈闲刀，茶引糊成划怪锹。  
庐山凤髓三千号，陪酥油尽力搅。  
双通叔你自才学，我揣与娘通行钞。  
掂了咱传世宝，看谁能够风友鸾交。<sup>[60]</sup>

特别是最后一首王晔的《小令》，其中“陪酥油尽力搅”一句说明，“凤髓茶”也是“入酥”的“添加茶”。

引用了这许多例证，主要是想说明，和文人的元代茶诗相比，俗文学中的“凤髓茶”记载要多一些，这也许说明，“凤髓茶”是更倾向于民间的茶饮品。

通过上述诸例，不难看出，“凤髓茶”的用例史料还是相当多的，至少在本文介绍的元代新出茶名中是独占鳌头的。而时代稍晚一些的明清作品中，亦可窥见“凤髓”的身影，说明“凤髓茶”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例如明代胡文煥編《群音类选》“清腔卷六·南北调·双调·北新水令一套”：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

值严冬阳九天，彤云布朔风旋，  
只见柳絮梨花乱扑帘。  
独坐在兽炉边，烹凤髓煮龙团。  
销金帐共谁欢忭？不记得双双罚愿。

我呵，到黄昏转添闷恹，对青灯悄然泪涟，  
呀，猛伤情把玉钗敲断。<sup>[61]</sup>

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武昌府·兴国州”：

“银山，州北十五里。四面皆山，多产银矿，亦名大银山，元时会採银于此。志云：州西二里有黄姑山，亦产银，旧有银场。三角山，在州北九十里。州之名山也。又大坡山，在州东五十里。旁有石楼，崑然拔出众山。里人于此造茶，名坡山凤髓。有大坡洞。其相近者有鸡笼山，相传伍子胥曾驻兵于此，今遗址尚存。又闾閻山，在州南九十里，相传子胥屯兵处。史记：“闾閻九年，子胥伐楚。”是也。山下有闾閻城。”<sup>[62]</sup>

上述史料说明，“凤髓茶”在民间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读史方輿纪要》中的“坡山凤髓”茶，又有“碧云凤髓”、“坡山云雾茶”等名称，属于地方名茶。而此茶名是制品茶名，与元代在饮用时“入酥”而称为“凤髓”的茶名，当属于不同的命名系统。关于这一点，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凤髓”一词，最后我们还想看一则清代的史料。

张琮《百字令》（为倪云癭题《珠海夜游图》）：

月明依旧，伴寒潮飞度，暮烟城郭。  
一水香浮灯影乱，波上夜珠如昨。  
唤艇招凉，停桡索笑，漏尽痴云薄。  
数声银箭，榜人催处纸落。  
休问席照蜗膏，缸燃凤髓，微焰同萤爝。  
且溯流光歌水调，随意舟移寥廓。  
听客吹箫，携鱼换酒，拟趁髯苏约。  
画图何事，不添玄缟孤鹤。<sup>[63]</sup>

清代的这则史料中的“凤髓”，不再是茶，而是燃料。是的，“凤髓”和“兰膏”一样，既是茶名，又是烛火燃料名。这大概可以认为是元代茶的一大特色吧。这应该和当时流行的“酥油”既可燃、又可喝有着极大的关系吧。而且从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凤髓”烛火一直应用到清代，有着悠久的历史。

【酥签】

《饮膳正要》记载：“酥签：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服。”；另，“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

和“建汤”、“兰膏”相比较，“酥签”使用的原料茶不是“玉磨”，而是“湖州造金字末茶”，这不只是茶产地不同的问题，而是“酥签”茶中没有添

加炒米，也没有像“兰膏”茶那样添加炒面，而只是添加了“酥”这一样东西。换个说法，如果“酥签”中不添“酥”的话，那么就是一般文人饮茶中最常见的、也是当时分茶店中常见的点茶或分茶茶汤啦。

“酥签”在元代茶诗中没有出现。在元曲中有一例记载。

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第二折：

〔旦儿云〕师父，长街市上不是说话去处。我和你茶房里说话去来。

〔正末云〕你也道的是。疾，兀的不是个茶房。茶博士，造个酥签来。”<sup>[64]</sup>

而该元杂剧景李虎校注的注释中引用的正是上述《饮膳正要》的记载：“酥签，食物名，指和有酥油的茶汤。《饮膳正要》卷二中有：酥签，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sup>[65]</sup>

如上所述，本文以《饮膳正要》的定义为基础，介绍、分析了一部分元代新出茶名的状况。《饮膳正要》并非茶书，而是中国最早的饮食营养学、食疗学专著。然而，元代是一个没有专门茶书的时代，因此，《饮膳正要》中关于饮茶文化的记载，对于茶文化研究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实际上《饮膳正要》中还有几个新出茶名，我们这里汇总在一起，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 【炒茶】

《饮膳正要》载：“炒茶：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

关于“马思哥油”，该书亦有说明：“马思哥油：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即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

“炒茶”在元代茶诗中并没有出现。

现代蒙古族人喝茶大都是用“青砖茶”煮饮，所以已经很难见到“炒茶芽”的饮法了。不过，蒙古族人在饮用“米茶”和“面茶”这两类茶时，依旧保持着“现炒（用酥油炒米、面等）现喝”的习惯<sup>[66]</sup>，也许是元代饮茶习俗的留存。

#### 【香茶】

《饮膳正要》载：“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作饼。”

《饮膳正要》的这段记载，主要着眼于茶的药用论述，“百药煎”已经是纯中药应用了。本文不涉及茶的药用方法，在这里主要着眼于“香茶”中的“龙脑、麝香”的使用，想论述一下在茶中添加香料的“入香”状况。

在茶中添加香料的用法古已有之。

蔡襄《茶录》“上篇论茶·香”记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sup>[67]</sup>

赵汝砺《北苑别录》中也有多处入香茶的记载：

“粗色第一纲·正贡：

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

增添：

入脑子小龙，七百片。

粗色第二纲·正贡：

入脑子小龙，六百七十二片。

入脑子小凤，一千三百四十四片，四水，十五宿火。

入脑子大龙，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入脑子大凤，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增添：

入脑子小龙，七百片……

粗色第七纲·正贡：

入脑子大龙，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脑子大凤，一千二百四十片。”<sup>[68]</sup>

此处的“脑子”就是《饮膳正要》和蔡襄《茶录》中所说的“龙脑”香料。

在茶中添加“麝香”的做法，同样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见于宋代茶诗史料之中。

具体例证如刘克庄的《小劳》诗：

性不耐闲懒，小劳方小佳。

锯沉成薄片，末麝入新芽。”<sup>[69]</sup>

下面这几首则是没有明确指出“入香香型”的茶诗，但其添加的应该也是“龙脑”、“麝香”类的香料。

释居简《赠制香蜡茶者》：

玄质团团玉不如，翠钿小切试昆吾。

文园病酒文君老，盍荐芳甘淪道腴。”<sup>[70]</sup>

陈克《观钱德尝书画》：

临池竞赏无心笔，破产新酬没骨花。

老子眼寒俱不识，劳君煎点入香茶。”<sup>[71]</sup>

葛立方《卫卿叔自青旻寄诗一卷以饮酒果核榖味烹茶斋戒清修伤时等为题皆纪一时之事凡十七首为报》（之一）：

……

识取真腴那得忙，不是沙溪不入香。

可须臾醉无何乡，甘膻肥浓能腐肠。”<sup>[72]</sup>

另外，宋代已经比较广泛地存在以“花香”入

茶的做法,这可以认为是我们现代“花茶”的前身.元代是中国花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过,“花茶”起源于文人闲暇时候的雅玩,而“香茶”则起源于帝王“贡茶”,虽然二者同属于入香的茶,但从发展源流上来说,作为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来看待,似乎更合适一些<sup>[73]</sup>.

很显然,前述《饮膳正要》记载的“香茶”当是宋代入香茶的继承,当然,添加的香料种类或许略有差异,但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从这个角度讲,“香茶”算不上真正的新出茶名.另外,“香茶”既可能如《饮膳正要》所记载的那样,是固定的茶名、属于固有名词,但在茶诗类史料中,也有可能是表示“好茶”之意,近乎形容词.我们来看两个元代茶诗中关于这类“香茶”的例子.

释德净《赠古灵高士》

苧袍練練华阳中,风格飘飘思不群.  
霞外按图寻古迹,洞中随鹤入深云.  
药炉宿火谁同看,丹篋香茶手自分.  
料得元和归去后,石壇松月礼茅君.<sup>[74]</sup>

萨都刺《送鹤林长老胡桃一裹茶三角》:

胡桃壳坚乳肉肥,香茶雀舌细叶奇.  
枯肠无物不可用,寄与说法谈禅师.  
竹龙吐雪涧水活,茅屋烟炊树云薄.  
竹院深沉有客过,碎桃点茶亦不恶.<sup>[75]</sup>

很显然,萨都刺《送鹤林长老胡桃一裹茶三角》诗中的“香茶”乃是散茶,而且用的是“点茶”手法,这与《饮膳正要》所记载的“印作饼”的“香茶饼”是有区别的.释德净的《赠古灵高士》提到“分茶”的说法,似乎也可以认定与《饮膳正要》中记述的药用“香茶”无关.

论述到这里,通过对元代新出茶名的整理与考察,笔者下面试图对元代饮茶文化的特色做一下归纳与分析.

特色一:通观上述元代新出茶名,不难发现,这些新出茶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往茶或茶汤中添加了诸如酥、炒米、面、马思哥油、牛奶子、甚至各种香料等其他的饮食物品.此类“添加茶”的发展是元代饮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其实,《饮膳正要》中还记载了另外一款茶名——“枸杞茶”.

《饮膳正要》:

“枸杞茶:

枸杞五斗,水淘洗净,去浮麦,焙干,用白布筒净,去蒂萼、黑色,选拣红熟者,先用雀舌茶展搜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每日空心用

匙头,入酥油搅匀,温酒调下,白汤亦可.(忌与酪同食.)”

虽说《饮膳正要》的“枸杞茶”还是着眼于茶之药用的记述,但在茶中添加枸杞的饮法,并非源于元代,古已有之.宋代,直接记载添加“枸杞”的茶诗共有下面四首.

杨万里的《清明果饮》(之一):

……  
春光如许天何负,雨点殊疏燕不妨.  
绝爱杞萌如紫蕨,为烹茗碗洗诗肠.<sup>[76]</sup>

杨万里的《尝枸杞》:

芥花菘菌饒春忙,夜吠仙苗喜晚尝.  
味抱土膏甘复脆,气含风露咽犹香.  
作齏淡着微施酪,茗茗临时莫过汤.  
却忆荆溪古城上,翠条红乳摘盈箱.<sup>[77]</sup>

白玉蟾的《谢叶文思惠茶酒》:

先将茶醺薰酒,却採枸杞烹茶.  
子谓人非土木,贤知吾岂匏瓜.<sup>[78]</sup>

林景熙的《石门洞》:

……  
客来揖坐松下石,呼茶味淪枸杞灵.  
笑遣青衣导予步,峰回路转银河倾.  
……<sup>[79]</sup>

宋代茶诗中还有两首“枸杞”与“菊”携手入茶的诗例.

张镃的《题寒绿轩》:

……  
维杞与菊复移栽,擷可烹茶羹可茗.  
晓烟夕露清无边,尽扫万古红紫缘.  
对之饮水骨亦仙,屠沽几家休击鲜.<sup>[80]</sup>

黄庭坚的《次韵和台源诸篇九首之七台溪》:

……  
四时相及漏催滴,万事不疑冰泮渐.  
聊欲烹茶羹杞菊,身如桑苎与天随.<sup>[81]</sup>

另外还有三首“七宝茶”茶诗,也与添加“枸杞”有关.

梅尧臣的《七宝茶》:

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  
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sup>[82]</sup>

周必大的《尚长道见和次韵》(二首之一)

诗成蜀锦粲云霞,宫样宜尝七宝茶.  
压倒柳州甘露饮,洗空梅老白膏芽.  
睡魔岂是惊军将,茗战都缘避作家.  
怪底清风失炎暑,朝来吉甫诵柔嘉.<sup>[83]</sup>

周必大的《庆东宫生辰二十韵》:

……

喜气均三殿，恩颁出正衙。  
 飘香传御酒，七宝簇宫茶。  
 钉坐麟为脯，堆盘枣胜瓜。  
 子生同九月，鲁国谩多夸。<sup>[84]</sup>

关于“七宝茶”中都添加了哪七样东西，上述茶诗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现在盛行于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回族民众之间的“八宝盖碗茶”应该可以作为参考。现在，“八宝盖碗茶”因为具有养生效果，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流行到了更多的地区。“盖碗茶”中的“八宝”也因为流行的地域不同而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但最传统的“八宝盖碗茶”是以茉莉花茶为主料，配以枸杞子、核桃仁、桂圆肉、芝麻、大枣、葡萄干和白糖等七样辅料而成的。<sup>[85]</sup>

通过上述史料可知，早在宋代，添加“枸杞”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啦。然而，“枸杞茶”正式作为茶名出现、配料比例固定下来，却是在元代。

其实，上述详细介绍的“枸杞茶”，只是一个代表。往茶中添加其他饮食物品的做法唐宋、甚至更早的时期早就出现了。添加“酥”、“羊脂”，添加“米”、“面”的茶粥等等，都见诸史料<sup>[86]</sup>。简单地说，就是添加茶文化早就出现了。然而，添加茶更多地得到了社会的认知、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拥有了诸多的自己的茶名，则是元代的事情。因此，元代茶的特色不是“出现了添加茶”，而是“添加茶得到了确实、长足的发展”。

特色二：和唐宋时代的添加物种类相比，元代添加物的种类有所减少，但却凸显出蒙古族等北方饮食文化特色。

笔者将上述介绍的元代新出茶名以“茶名”、“添加物”、“原料茶”等三个项目做了一下简单的列表分类。（列表中的最后一项“清茶”，行文至此尚未出现，我们将在后面再做介绍、说明。）

【表一】

茶名	添加物	原料茶
玉磨	炒米	紫笋茶
建汤	炒米	玉磨
酥签	酥	金字末茶
凤髓	酥	饼茶？
兰膏	炒米、面、酥	玉磨
炒茶	马思哥油、牛奶子	
香茶	龙脑、百药煎、麝香	
清茶	无	茶芽

“马思哥油”又称为“白酥油”，和古籍中通常

所见的“酥”同属于乳制品，都以牛奶为原料，只是前者以击打搅拌的方法制成，而后者则是以加热的方法制成的，因此，“马思哥油”是“酥”的一种，本文亦作为“酥”来看待。

那么，上述列表中，除了中药“百药煎”之外，食品类的添加物在唐宋时代都已经出现了。下面，我们将唐代和宋代的添加食材简单地归纳一下<sup>[87]</sup>。

【表二】

唐代添加食材	姜、盐、枣、米粉、酥 柏叶、松黄等药材
宋代添加食材	盐、姜、葱、椒、橘、乳、酪、酥、羊脂、白土、茱萸、枸杞、莲芯、松实、杨梅、盐梅、橄榄、竹叶、树芽、薄荷、蜜、胡麻、鸡苏、菊脑、胡荽（天胡荽）、菖蒲、龙脑、麝香 川芎、菊苗等药材 七宝茶、擂茶、茶粥等多重食材 混合添加

由表二可知，唐代，往茶中添加的食材种类已经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而到了宋代，“添加物”更达到了三十种以上，远比我们上面介绍的“表一”中的元代“添加物”要多得多，而且又可分为“香辛料”、“果实”、“乳制品”、“植物叶子”、“蔬菜”、“中药”、“米面粥羹”等很多种类，在种类类别上也明显地丰富得多。

然而，正如“茱萸”是南方山区“避瘴茶”的添加物、“龙脑”是福建贡茶的添加物、“擂茶”属于南方的茶食那样，宋代丰富多彩的添加物，正是饮茶与各地地方饮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而本文所介绍的元代新出茶品的添加物，则集中凸显出了北方游牧等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毋庸置疑，这与蒙古族入主中原息息相关。而元代的这些饮茶习惯，在现在蒙古族人生活中大都被继承下来、尚有留存。

特色三：文人、庶民、宫廷呈现出不同的饮茶习惯。

上述元代诸新出茶名，整体上看，在文人作品、如《全元诗》中出现次数较少，而在俗文学、如元杂剧、元散曲等史料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说明诸新出茶在庶民生活中有所普及，是融入生活的茶饮品，而这种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借助了植根于庶民阶层的茶店的力量。

另一方面，文人阶层在饮茶方面，总或多或少地受着唐宋饮茶文化传承的影响，对新兴的、庶民

生活味道浓重的、北方少数民族类型的添加类茶尚未完全接受，至少在心理上尚未成为文人们在诗作中吟咏的对象。

本文反复引用的《饮膳正要》是中国第一部营养学、食疗学专著，在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均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其作者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赵国公常普兰奚任徽政院使，掌管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约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其间，他与常普兰奚在食疗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后来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份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所以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而前面引用的杨允孚的《滦京杂咏》，是为数不多的文人记载“凤髓茶”的作品。而杨允孚亦奉职于宫廷，曾任元顺帝时宫廷尚食供奉之官。

而正是这些宫廷御用官员，较为详实地记录了前述这些元代新出茶名。这些说明，元代宫廷已经接受了往茶中“添加”乳制品等的品饮方式。

特色四：添加茶文化的发展促成了“清饮”概念的诞生。

前面“表一”的最后一项“清茶”，据《饮膳正要》记载：

“清茶：先用水滚过滤净，下茶芽，少时煎成。”

由此可知，所谓“清茶”，是和元代其他新出“茶名”相对的概念，也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饮食物的品饮方式。

“清茶”一词并不是元代才出现的，宋代茶诗中已经反复出现。然而，笔者认为：宋代茶诗中的“清茶”属于文人茶的意念表现形式，表示“清雅”、“清心”、“清修”、“清宁”之意，并非作为“添加茶”的相对概念出现的；而元代这一“清茶”概念，是在添加茶文化迅速发展的状况下产生的，是针对添加茶出现的，所以，元代“清茶”这一固有名词（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清饮概念的诞生”。关于这一推断，尚须进一步考证，笔者将另辟专文予以探讨。

## 謝辞

本研究は大妻女子大学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K2116)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す。

## 引用文献

[1]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178.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以后，体如白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2] 阮浩耕等.《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 p.11-12.

[3] 陳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p.50.

[4]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 13, p.4508.

[5] 阮浩耕等.《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 p.100-105.

[6] 陳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p.298.

本文后面引用的《饮膳正要》中的所有內容，其出处亦同。

[7]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3, p.250.

[8]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6, p.74.

[9]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0, p.384.

[10]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6, p.203.

[11]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27, p.23.

[12]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39, p.246.

[13] 杨镰.《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43, p.137.

[14] 阮浩耕等.《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 p.34.

[15] 张月中等.《全元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p.108.

[16]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泰华山陈抟高卧》.中华书局.1980, p.206.

“张月中等.《全元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作：“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文字亦略有出入：“这茶呵彩的是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泛一瓯瑞雪香，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您卢仝健忘？”。

[17] 崔富章等.《楚辞集校集释·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p.2180.

[18]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77, 2, p.688.

毛滂 (1061- 约 1124), 字泽民, 号东堂, 北宋词人。

- [19]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58, p.318.  
[20]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42, p.114.  
[21]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62, p.397.  
[22]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65, p.271.  
[23]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34, p.328.  
[24] 赵方任. 《唐宋時代「添加茶」文化研究》.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2019, No.29.  
[25]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3062.  
[26] 完颜麟庆. 《鸿雪因缘图记》.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27]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79, p.472. “八珍条”.  
[28] 杨銜之. 《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中华书局. 1991, p.124-126.  
[29] 徐琳. 《赵州录校注》. 中华书局. 2017, 附录三.  
[30]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38, p.396.  
[31]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62, p.52.  
[32] 李景白. 《孟浩然诗集校注》. 中华书局. 2018, 附录·历代评论.  
[33] 李嘉言. 《燕闲清赏笺》.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34] 阎凤梧等. 《全辽金诗》.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p.1495.  
[35]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48, p.438.  
[36] 许逸民. 《酉阳杂俎校笺》. 中华书局. 2015.  
[37] 曾枣庄等. 《全宋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296, 6749 卷.  
[38] 辛更儒. 《刘克庄集笺校》. 中华书局. 2011, 卷三七.  
[39] 阎凤梧等. 《全辽金诗》.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p.1497.  
[40] 唐圭璋. 《全宋词》. 中华书局. 1977, 4, p.2566.  
正如《全宋词》后注所言, 此诗又作苏轼作品, 诗题及正文文字略有差异:  
茶诗网. “苏轼茶诗 80 首之《水调歌头·尝问大冶乞桃花茶》赏析”. 宋代茶诗词·正文.  
<http://www.teapoems.com/song/4626> ( 参照 2021-6-25)  
[41] 阮浩耕等.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p.101.  
[42]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92, p.23598.

- [43]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60, p.401.  
[44]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64, p.409.  
[45] 《锦绣万花谷》:陶谷妾本党进家姬, 一日雪下, 谷命取雪水煎, 问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粗人, 安识此景, 但知销金帐下, 浅斟低唱, 饮羊羔美酒耳.”  
[46]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44, p.392.  
[47] 杨镰等. 《玉山名胜集》. 中华书局. 2008, 卷上 p.584.  
[48] 王欣欣. 《高不危文集校注》. 三晋出版社. 2011, 卷二“论辩”.  
[49]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940.  
刘庭信, 南台御史刘廷翰族弟. 俗呼曰黑刘五.  
[50]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824.  
[51]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922.  
[52]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3062.  
[53]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878.  
[54]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987.  
[55]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994.  
[56]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968.  
[57] 李修生. 《全元文》.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卷 1047.  
[58]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1191.  
[59]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1452.  
[60]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2870.  
[61] 李志远. 《群音类选校笺》. 中华书局. 2018.  
[62] 贺次君等. 《读史方輿纪要》. 中华书局. 2005.  
[63] 丁绍仪. 《清词综补》. 中华书局. 1986, “清词综补续编·卷五”, p.1216.  
[64] 张月中等. 《全元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p.688.  
[65] 景李虎. 《李寿卿集》. 三晋出版社. 2018, p.72.  
[66] 田宏利. 《漫话蒙古奶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9, p105-106.

- [67] 阮浩耕等.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p.65.
- [68] 阮浩耕等.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p.116-130.
- [69]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079, p.36731.
- [70]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96, p.33196.
- [71]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479, p.16894.
- [72]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955, p.21827.
- [73] 赵方任. 《唐宋時代之「花茶」文化分析》.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2019, No.29.
- [74]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20, p.52.
- [75] 杨镰. 《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 30, p.239.
- [76]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283, p.26188.
- [77]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294, p.26340.
- [78]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138, p.37592.
- [79]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633, p.43516.
- [80]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683, p.31557.
- [81]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021, p.11679.
- [82]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60, p.3309.
- [83]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322, p.26719.
- [84]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324, p.26737.
- [85] 陈宗懋. 《中国茶叶大辞典》.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p.477.
- [86] 赵方任. 《唐宋時代「添加茶」文化研究》.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2019, No.29.
- [87] 详细史料内容及出处请参照赵方任. 《唐宋時代「添加茶」文化研究》. 大妻女子大学『人間生活文化研究』. 2019, No.29.

---

### Abstract

Many tea names of respective times were recor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like The Classic of Tea written by Lu Yu, The Suppleme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Shihuozi • Tea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Records about Beiyuan Tribute Tea of the Xuanhe Period. Although the Yuan Dynasty had a short history, the tea-drinking custom was not interrupted and there was also appearance of new tea names. This paper studies some distinctive tea names arising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by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different tea nam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like Yuan poems,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drinking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some new tea names arising in the Yuan Dynasty, including Yumo Tea, Jiantang, Langao Tea, Fengsui Tea, Suqian, Fried Tea, Fragrant Tea, wolfberry Tea and light Tea. By analyz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new tea names in Yuan poems, Yuan opera and Yuan Zaju (forms of popular literature), Principles of Correct Diet (a book about nutrition and diet therapies) and some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summarizes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tea-drinking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

## 抄録

中国歴史上、喫茶文化が確立された唐代以降、宋・元・明・清といういずれの時代にも新しい茶が現れた。つまり、いずれの時代にも新しい「茶名」が誕生していたと言える。

陸羽の『茶経』、『唐国史補』、『宋史』、『宣和北苑貢茶録』などの書物はそれぞれ唐代・宋代の新出茶名を記録している。元代は少数民族であるモンゴル族による短い政権ではあるが、新しい茶名もいくつか世に出た。本文は元代の新出茶名を考察し、各種の史料における新出茶名の出現状況調査により、元代の喫茶文化の実情及び特徴を分析するものである。

本文が考察、調査した新出茶名は「玉磨茶」、「建湯」、「蘭膏茶」、「鳳髓茶」、「酥簽茶」、「炒茶」、「香茶」、「枸杞茶」、「清茶」などである。調査した史料は文人が創作した茶詩、俗文学に該当する元雜劇、元曲、そして中国最初の栄養学・食療学の専門著書である『飲膳正要』などである。そして、元代喫茶文化の特徴を以下の四点に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た。

特徴一：元代のすべての新出茶名は茶湯にほかの飲食物を添加することにかかわるものである。つまり、「添加茶」の発展は元代喫茶の一大特徴である。

特徴二：「添加茶」文化は唐宋時代の前にすでに誕生し、宋代の添加物の種類がすごく発達して豊富に、すでに三十種類以上に及んだ。元代の添加物は種類だけで言えば、宋代より逆に減少の傾向に転じた。しかし、元代の新出茶（茶名）に登場した添加物は「酥油」、「炒米」、「小麦粉」、「馬思哥油」、「牛乳及び乳製品」などに集中している。これらの添加物が唐代、宋代と異なって、モンゴル族を中心とする北方遊牧民族の飲食特徴を呈し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

特徴三：元代喫茶は宮廷、文人、庶民の間に異なる傾向を示している。複数の宮廷に仕えていた御用官僚が新出茶名記録の担い手になっている事実から、宮廷はすでに添加茶喫茶法をメインとして受け入れたことが分かる。庶民喫茶に関して、民間の茶店を中心に新出茶名の出現頻度が最も高く、庶民の間に添加茶がある程度普及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対して、文人の茶詩に新出茶の登場頻度が最も低く、北方遊牧民族の添加茶喫茶法をなかなか受け入れていない事実を意味する。一方、茶詩の中に唐代、宋代の伝統の色が濃く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ともわかる。

特徴四：「清飲法」（茶湯にほかの飲食物を何も入れない喫茶法）の概念は元代に起源すると思われる。

(受付日：2022年3月14日、受理日：2022年4月6日)

## 趙 方任 (ちょう ほうじん)

現職：大妻女子大学国際センター教授

1992年北京大學中文科卒業後、新聞記者・編集者を経て、1996年来日。東京学芸大学で教育学修士、東京都立大学で文学博士。

専攻は中国語教育、中国古典文学、茶文化。

主な著書：「唐宋茶詩輯注」「日本茶道逸事」「茶詩に見える中国茶文化の変遷」「別把蟑螂放心上」「中国文化講座」「中国人とはどういう人たちか」など。

主な論文：「宋代飲茶文化美学意識研究」「唐宋時代“添加茶”文化研究」「唐宋時代之花茶文化分析」「中国茶書作者生平統計分析」「中国モンゴル族飲茶習俗研究」「關於中国没有形成茶道流派之分析」「中日茶文化逸事比較」「中国喫茶現状」「茶粥文化考察」「唐代茶詩中的茶文化世界考察」「中国茶文化における喫茶用水に関する審美意識をめぐって——「水品」の歴史的変遷、理論、実践」など。

主な翻訳書：「CD-ROM版・中華茶文化大全」「中国式離婚」「田中英光評伝——無頼と無垢と」「ごもくめし」など。

また、「実用ビジネス中国語」「二年目の中国語」「留学経験者のための聞いて話す中国語」などテキストも多数。